

自然辩证法“消解”与本体论边界意识

——对当前哲学界辩证法“对立论”话语的反思*

孙 亮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学院哲学研究所, 重庆 400031)

摘 要:当前哲学界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的流行话语,他们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从脱离人的自然界出发,因而是无视人的;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从不赞成“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立的。对此,重返文本与勘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定,在承认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基础上,恩格斯理解辩证法绝非“无人的视野”,马克思一直支持与赞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将此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本体论;边界意识

中图分类号: B0-0; 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2-0047-05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转型与创新”(2006-CQ08)

作者简介:孙亮,男,安徽明光市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院哲学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

三十年哲学“反思期”,每一步都凝聚着国内哲学界工作者的理论志气与理论勇气。当我们冷静地反观三十年来所检讨的那种摆脱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思维定势,而着力在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视野与知识架构中去“重新理解马克思”时,令人汗颜与恐慌的是,我们行走的每一步(毫不夸张地讲)都不是自己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而生发出来的,而是这样一种现象:西方一出现某种解读马克思的新模式,在这里马上就诞生一个新的“马克思”;德里达在法国出了一本论马克思的书,在中国就形成了一股“幽灵热”!^[1]以致人人似乎都想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生存论转向、历史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实践转向、文化转向、人类学转向等等令人实在晕眩。而这一切必然冲击着原有的哲学基础理论,自然辩证法便是各种“转

向”的解读受到批评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当前哲学界存在着“消解”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趋向中,应当正视本体论边界意识问题。

自然辩证法问题一直以来是哲学研究中的“基础与难点”,对待自然辩证法的态度成为了理解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根基。但是,在有的学者看来“所谓辩证法不是什么自在的普遍规律,而是在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中的客观规律,外部世界是有它自在的规律性的,但这种规律性并没有能像限制自然动物似的,把人限制住;相反,人却能将自己的外在要求变成内在的。所以我们常说,辩证法是革命能动的方法”^[2]在所谓实践为核心范式的种种样态中,只承

* 收稿日期:2008-01-12

认了“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中的客观规律”，结果这样看法导致了这样的逻辑：“与恩格斯和其他正统的阐释者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赞成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3]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上是对立的。这样的实质要害在于否定了“自在自然的先在性”，从而在消解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彻底击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基。

阐释国内理论界对此问题理解之前，先让我们对近一个世纪来，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制造在自然辩证法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观点作一个简要的回溯。作为始作俑者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认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对立论”，并说恩格斯误解在于：“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上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4] (P51)}而且恩格斯“对最根本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4] (P50)}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也同样认为“自然辩证法”是把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本体论化的结果，马尔库塞则明确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辩证法只能是一种方法，自然辩证法是把辩证法本体论化的结果。萨特认为“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5] (P75)}所以他才会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人学辩证法。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中，恩格斯把辩证法实体化，变成了世界观，而马克思仅把它看成内在于历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才有辩证的运动。认为“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只是像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无疑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那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就意味着倒退成朴素的实在论”。^{[6] (P50)}对自然辩证法曲解的另一思潮是西方“马克思学”脉络，在经过J·费舍尔、吕贝尔、本德尔、亨德森到诺曼·莱文等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逻辑。在J·费舍尔看来，早年马克思是天真

马克思，后期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退化”了马克思真精神，“把辩证法纳入到个别的哲学部门”从而扭曲了马克思辩证法本意。^{[7] (P176)}美国学者莱文在“共生论”的逻辑下认为恩格斯“单纯停留在自然的层次上，他使自然界成为全部本体论的准则”。^{[8] (P142)}悉尼·胡克在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上的论调更具代表性，他指认：“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地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9] (P66-67)}“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9] (P229-330)}总之，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恩格斯详细地论证了一种辩证的自然哲学，即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则只是联系人来设想自然界，否定自然辩证法。

在有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点在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他注重的哲学问题、探究的哲学主题已经根本不同于过去的哲学。我们在那里很难见到谈论队人关系以外或人类产生以前的那种世界的状况和问题”^{[10] (P465)}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张撇开人的目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只考察自然自身的运动。”、“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也就是肯定自然是自我运动的。显然。肯定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摆脱宗教世界观的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消极的、危险的倾向，即把自然与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分离开来。那么，上述观念是否仅仅是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念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恩格斯本人也坚持了同样的观念。^[3]在我们看来，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绝非是“把自然与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分离开来”。恩格斯正是从“人的视野”下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生成的实践来阐述了自在自然的演化发展，从而使得恩格斯能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推进对人化自然的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言，“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11] (P273)}“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1] (P383)}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人在面对“自在自然”时赋予其人的本质力量从而转化为“人化自然”。所以他说到“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化，而不

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1](P329)} 人类自身的活动直接参与“自然的提升”，“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11](P330)}；恩格斯还在人类的认识与实践关系上表达了“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自然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1](P329)}

“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这些学者最喜欢引证文本丝毫存在着巨大误解。实质上，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被思维者（指黑格尔——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12](P179)} 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而后一句话，马克思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意思在于费尔氏设想的那种丝毫没有打上人类本质力量烙印的自然界不仅对费尔巴哈、而且对所有的人来讲，同样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吊诡的是，怎么“对立论”者或国内坚持“马克思哲学转向仅关注属人世界”的学者由此就可以推出“全部自然界”都是“人化自然”？宇宙的浩瀚无际这一基本的常识难道能够在人类如此幼稚的断言中就敢于妄言穷

尽了认识？

二

在学界攻击自然辩证法时，我们应当明晰的问题是，否定自然辩证法只不过是一个手段，鹄的在于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论”。他们说“马克思并不赞成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3] 有学者还说：“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呢？这是个虚假的问题。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头脑中有一个隐性的前提，即认为自在的普遍规律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前提包含了双重错误，一是先验主义，二是直观主义”。^[2] 实质有学者更是直接说：“必须把那种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看作同自然主义者出发点相矛盾而予以排除”^[13]

在我们看来，指认“马克思并不赞成‘自然辩证法’，是无视文本的断言。翻阅经典原著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十分重视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们在通信中还经常探讨一些自然科学问题。学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马克思一直想写一部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不同的唯物辩证法。他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4](P250)} 到了1860年底，马克思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时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5](P31)} 在1864年7月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还将去听讲学（那里展示实物并进行解剖）”。^{[15](P410)} 在1867年，当恩格斯把通读了奥威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一书后的感受写信告诉马克思时，马克思肯定性地复信：“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作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同样有效的规律”。^{[16](P312)} 1868年5月9日，马克思又在致狄慈根的信中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

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他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17](P335)}然而,马克思终因未能卸下经济重担以及忙于《资本论》的写作而最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但从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同样可以发现关于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自然过程的辩证性的精彩论述。比如,马克思写于1839年的《自然哲学提纲》,这是黑格尔《哲学全书》中论述自然哲学的一些章节的简明摘要。旨在把它和当时包括黑格尔在内对自然哲学的各种解释相比较。以及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指认:“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球上和手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生存、生活。”^{[18](P144)}这些著作都闪现着马克思自然辩证法的智慧之光。后来由于工作的转变,但仍然一直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当恩格斯一产生有关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新观念、新思想,总是马上告诉马克思,并征求他的意见。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描述那天早上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并谦虚地向马克思请教说,“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19](P86)}大量事实清晰表明,马克思从未否认过自然辩证法。

那些把于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学者,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去重新阅读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当年,恩格斯为了弥补马克思写一部辩证法著作的遗憾,于19世纪80年代,综合考察了哲学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历史,特别是在细胞理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给自然界的致命打击中,他发现“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11](P267)}这样一来,“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1](P270)}自在自然是发展的,从而才开产生人以及人的世界,其实否定了自在自然的先在性、辩证性则是一种不可知论者的论调,在他们看来主体不能直接把握客体,主体有什么根据肯定客体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是与客体的一致呢?这“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这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面对贝克莱等唯心主义不可知发出的感慨。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这种“哲学耻辱”。^[20]

为何当前主流哲学界努力摒弃自然辩证法呢?这必须将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才能深刻体悟到学术界的“良苦用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中,以拒斥“主客二元”知性形而上学时,就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当成了哲学的全部问题,从而掩盖与悬置了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因而我们看到的是,“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强调属人世界的“生活世界”;“以存在、实践等作为超越的要素”;“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新梳理”;“渴望哲学思维的纯粹性”;“人的生存的‘抽象’关注”。西方哲学曾经在“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认识论转向中,忘却的是“没有本体论的认识论无根”。而现代哲学所铺展的哲学脉络是,在认识论的转向中,从认识转到了世界与人的媒介物“语言”上,同时把语言提高到人的“生存本体论”的位置上去。在这样的哲学走向中,它的缺陷在于认识论转向时对于哲学最高问题的遗忘抑或扭曲的作答。实质上任何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作答,必须以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作答为理论前提。试图掩盖这样一种追问,带来的结果一定如海德格尔“去蔽说”所展现的那样是真实的回答了物对思的依赖,从而走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1](P223-225)}

西方哲学曾经在“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认识论转向中,忘却的是“没有本体论的认识论无根”。而现代哲学所铺展的哲学脉络是,在认识论的转向中,从认识转到了世界与人的媒介物“语言”上,同时把语言提高到人的“生存本体论”的位置上去。在这样的哲学走向中,它的缺陷在于认识论转向时对于哲学最高问题的遗忘抑或扭曲的作答。实质上任何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作答,必须以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作答为理论前提。试图掩盖这样一种追问,带来的结果一定如海德格尔“去蔽说”所展现的那样是真实的回答了物对思的依赖,从而走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中抹杀掉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之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表层的讨论已经是颇多的了,比如在各色各样的××唯物主义称谓中,过度地把视角放在××,而忘记的是其后缀“唯物”主义才是这种表述的最高限定。我们认为,应辩证理解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即坚持物质对意识的具有第一性的本体论回答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边界。对于自然辩证法问题,我们仍然应该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参考文献:

- [1] 刘怀玉. 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 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 一种反思与回答[J]. 南京大学学报, 2002, (1).
- [2] 朱德生. 如何理解辩证法[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1).
- [3] 俞吾金. 自然辩证法还是社会历史辩证法[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 (4).

- [4]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法]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M]. 徐懋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6] [德]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7] 陈先达. 被肢解的马克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8] Norma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x Contra Engels* [M]. Oxford: Clio Books, 1975.
- [9] [美] 悉尼·胡克.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 徐崇温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10] 高清华. 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性转变[A]. 任平.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C].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9.
- [1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3] 朱宝信. 从实践唯物主义到辩证法[J]. 理论探讨, 1995, (4).
- [1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16]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17]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18]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19]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20] 黄楠森.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J]. 北京大学学报, 1998, (2).
- [2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彭介忠)

Resolution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Ontology Boundary Consciousness

——Refutation to Opposit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Domestic Philosophy Community

SUN Liang

(Political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About the dialectics question, a popular expression is “Opposition of the Dialectics”. They thought that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disregards human being, but Marx’s view is “the humanization nature”. Marx insists on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Engels insists o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By Reading the history of Marxis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Marx approves of the natural dialectics, and that Engels’ dialectics has not neglected the human. With current reform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model, we should set up the ontology boundar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dialectics of nature; dialectics of history; ontology; boundary consciousness